

冬树的风骨

□王南海

冬日里,最喜欢到旷野看树。冬天的树,在湛蓝的天空下,颇有些洒脱、随性。寒冬里,叶落得一片不留,整个树显得简单而率真,像极了摘去面具、脱下伪装的人。粗壮的树干光洁平滑,而枝杈如盛开的花朵,擎空向上,努力地伸向天空。

此时,树有些孤独,平日里那些翠绿的叶子不见了,鸣叫的鸟儿和蝉也都寂寥无声,树却一片淡然,似乎像个享得了福也吃得苦了汉子,兀立在寒风中,乐观,豁达,自有一番坚强。待到大雪封山时,那些雪花似乎爱极了这些大树,喜欢将自己栖身在枝杈上。而树是如此包容,从不怨天尤人。它们小心翼翼地擎着雪花,直到天暖起来,雪花变成雨滴,沁入大树脚下的土地。

冬天的树是刚强的。有时候,雪下得格外大,厚厚地压在大树的枝杈上。在寒风怒号中,很多树枝承受不住那份重压,于是,为了保证精干力量,大树就用壮士断腕的凛然态度,断掉一二树枝。在树枝咔嚓咔嚓的断裂声中,满树的雪受到震动,扑簌簌地落了下来。大树依然站在那里,不喜不忧。

有人说,也许树是没有感情的。其实不然。你看,树是有情感的;它们在春天悄悄地萌发,在嫩芽上写满了对春姑娘的赞美;盛夏,它努力地用自己的伞冠,为行人带去阴凉;秋天,它把情书写在叶片上,随风飘远;冬天,它就努力地承受着生命中的寒冷,心中却始终明媚,因为只要有希望,就会有春光。

如果说冬天的树是丑陋的,那你就错了。去看看水边的树吧。远山如黛,冬天的树在一片雾霭中,呈现出一种水墨丹青的意境。那树像是画家三涂两抹的铅笔画,却自有一份清新之美。河的两岸都是树。此时,树的枝干清晰。岸上是它们简洁的身影,水中是它们晃动的倒影,它们互相打量着对方,颇有些相映成趣的美感,仿佛彼此都在对镜梳妆。人行其间,视野里除了岸边的树,就是水中的树。看得出来,树是欢喜的,因为在它们的心目中,无论自己如何改变,拥有内心的丰盈和快乐,自己始终是美的。

其实,在天光云影间,冬天的树更容易给人留下舞者的印象。当冬天的阳光淡淡地照在水里,那些岸边的树,就像身材颀长的舞者,在水的涟漪中,在风的拂动中,在阳光的闪动中,摇曳生姿,顾盼生情,翩然起跳,载歌载舞。它们在歌唱冬天。是的,你没有听错,它们唱着一首冬天的赞歌。

尽管冬天给予它们是寒冷,是无情,可是,冬天的树用它们炙热的情怀,依然赞美着冬天。看着它们,我想起了罗曼·罗兰的话。他说,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,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,依然热爱生活。而冬天的树,就有这样一种英雄主义。

有的树将自己的枝杈散漫地垂着,在冬日里静默着,它们在默默地等待,等待着新的春天。是的,静默中自有一种力量,一种坚持和忍耐的力量。

冬天的树是有风骨的。一种豁达,一种洒脱,一种坚韧,一种热情。而人也不应该有如此风骨吗?人生得意时,不狂妄;人生失意时,不妄自菲薄。无论生活如何艰难,依然对生活热爱如初。

冬天的树无言,却告诉我们很多很多……

→ 漫步经心

小寒节后,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就来了。寒意渐浓。每天行走在路上,会感到醒神的清凉。有的时候霾锁重城,有的时候没有霾,阳光煦暖通透。天气的变幻,也是非常有有趣的事。有阳光的日子,每天如同仙境一样清爽透明;雾霾重重的日子,四下缥缈迷茫,也是如同仙境。

这一年的秋季格外长,入冬就相对迟滞了一点,现在虽说已经是进入数九寒天,却并没有冰冷入骨。这种天气,于我倒是颇为相宜的。舍弃了臃肿笨拙的棉服,换上了舒广大款的。薄软的料子,保暖之外,行动时衣袂飘拂摇曳,我似乎要超脱了我自己。静坐时,跌进它们的层层卷裹之中。日子过得像隐居,我隐藏在了一层又一层的衣服里,安全,舒适,宁静。

冬日静寂,每天屏蔽了许多琐碎无意义之事,大量地睡,睡到简直像是要与世隔绝。睡眠于我,像是另外一层意义上的隐居。我隐藏在时间的至深至查处,我只和我自己进行深层次的交流,在梦里。

诗词花草的世界是我另外的一个隐身之所,它们给我打开了另外一扇门,给我指向通往世外桃源之路。每天吟诗读书,侍花弄草,生活美好得简直有几分不真实。

暗香浮动小寒生

□范昕

对花草的重视和喜爱,非自我始。古人把它们当作节气物候的象征,从小寒节算起,有二十四番花信风之说。

在古代,花卉草木是时序节令流转的标志。现在,对于我们个人来说,在对整体大环境的无奈之下,适当种植室内花卉,营造出舒适的小环境,这也是赏心悦目、有益身心健康的明智之举,何况花与诗最为相宜!赏花的同时,读三行两行诗句,对雾霾的厌恶,自然转移为眼前所赏花儿的喜悦,何乐而不为呢?

水仙,六朝人呼为雅蒜。如果种植温度偏高,水仙就会叶片徒长,肥厚深翠,不见花开,很有离离一盆蒜之感。种植得当,水仙花开,清香馥郁,雅洁窈窕,脱尘去埃,颇有素衣凌波之态。《广群芳谱》记载,水仙于叶中抽一茎,茎头开花数朵,大如簪头,色白,圆如酒杯,上有五尖,中承黄心,宛然盏样,故有金盏银台之名,其花莹韵,其香清幽。

得水能仙与天奇,寒香寂寞动冰肌。仙风道骨今谁有,淡扫蛾眉簪一枝。韵绝香仍绝,花清月未清。天仙不行地,且借水为名。古诗中的水仙,多取其素洁清雅之态、纤袅亭娜之姿。然而,黄庭坚在《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》一诗中却另辟蹊径,让它与山矾、梅

花兄称道弟,凌波仙子生尘袜,水上轻盈步微月。是谁招此断肠魂,种作寒花寄愁绝。含香体素欲倾城,山矾是弟梅是兄。坐对真成被花恼,出门一笑大江横。其实,山矾开花比水仙要晚一些,大约在黄庭坚心目中,水仙、梅花、山矾都是最美的花,所以放一起来写吧。不称姐妹称兄弟,也可见宋人思维之奇。他们比杜甫更卖力于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回事儿。

宋朝的诗人似乎很喜欢山矾,黄庭坚在《戏咏高节亭边山矾花二首》序中,对山矾作了详细的介绍。他说,江湖南野中,有一小白花,木高数尺,春开极香,野人号为郑花。王荆公尝欲求此花栽,欲作诗而漏其名,予请名山矾。野人采郑花以染黄,不借矾而成色,故名山矾。另外一位宋代诗人则在词中极力称赞山矾:“细蕊黄金嫩,繁花白雪香……婀娜笼松髻,轻盈淡薄妆。”

还有一种观叶植物在冬天会大放异彩,它就是矾根。它喜阳,耐寒,叶片的颜色在不同的温度 and 环境中,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变化,深赭、红褐、嫩黄、橙黄、青翠、墨绿、深紫……具体会变出来多少种颜色,谁也无法说得清,甚至有的品种叶片背面的色彩也相当艳丽。我们只能边欣赏边

感慨造化的神奇!

梅是冬天最深切的念想。数九隆冬,唯有它的疏影暗香,能打破冬的苦寒寂静。如果能看到梅开,就要痛快地飞觥醉月,还要用凤纸锦笺,一一题遍它的幽香、它的娇媚、它的清绝。小寒时节,正同云暮惨,劲风朝烈。信早梅、偏占阳和,向日暖临溪,一枝先发。时有香来,望明艳、瑶枝非雪。想玲珑嫩蕊,绰约横斜,旖旎清绝。仙姿更谁并列。有幽香映水,疏影笼月。且大家、留倚阑干,对绿醅飞觥,锦笺吟阅。桃李繁华,奈比此、芬芳俱别。等和羹大用,休把翠条漫折。宋人这首词,结尾处用了《尚书》中的典故,若作和羹,尔惟盐梅。赏风花雪月,不忘家国责任,这是历代文人融在骨血中的使命和担当。人生有时就是这样,是醉梦,也是清醒,两者并不冲突。

赵师侠有词云:“冰霜凝冻腊残时。暖律渐推移。彩胜罗幡,土牛春杖,和气与春回。花心柳眼知时节,微露向阳枝。喜入新春,称心百事,如意想都宜。”天地轮回,阴阳消长,到了最冷的时候,其实离天气回暖也就不远了。春天里的彩胜罗幡、花心柳眼,想想就美。抱着对美好的期待,不久就是春暖花开。让我们且赏花开,且待春来。

→ 千千结

雕刻时光

□唐继东

就在细雨和微雪之间,窗外红的黄的枫叶纷纷落了,如同一个个清新明快的音符。

薄阴天气,白日子里,书房依然要捻亮一盏台灯,那灯光,那落叶,那微微的雨雪,都刚刚好。

一直喜欢简单干净的一切:一场清幽的雨,一片洁白的雪花。有时觉得,只要在这样的心绪里慢慢走过四季,那么,所有色彩都会被这种心情简化,变得没有那般芜杂。

记得夏日的一次雨后,早起去菜市场,刚好有新鲜杨梅上市,路过紫色薰衣草、粉红月季、音乐喷泉和初生的荷叶,令人赏心悦目。小径深处有浓郁的绿茵,仿佛通向无穷尽的远方。坐在水畔石头上,四周有行人高高低低的说话声,却也空蒙,让人不由得想到“暗香浮动”的句子。那一刻心境简单,一切美好以最原初的样子铺陈开来,宛若线条明快的画卷。

是谁说过,这个世界最美妙的事之一,是在孤独中发现同类。喜欢简单却深刻的情感,所幸在路上慢慢走着,可以邂逅和自己气息相通的同类。我和婉婉相识十余年,一个在沪上,一个在北方,常常不能相见。那天深夜,她忽然用微信发来她唱的歌《借我》,说:“不知道为什么,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就觉得是你的,所以学了送给你。”我点击打开,听到她用温婉的声音轻轻唱道:“借我一束光照亮黯淡,借我笑颜灿烂如春天,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,借我安适的清晨与傍晚……”

那几日,我正处于在史无前例的纷乱忙碌之中,身心疲惫,浓浓夜色里听到这样一首安静的歌,不禁有泪光微微泛起,而我没有和她讲那一刻的感动,只淡淡说:“嗯,确实是我的,谢谢亲爱的。”

和孩童之间的感情,简单而美好。今年是我的本命年。过年时,五岁的轩轩说要送我一个礼物,她颇费心思地琢磨着说:“送给姑姑什么礼物好呢?我有个戒指送给你?哎呀,不行,不行,我的戒指太小了,你的小拇指都戴不进去。”我说:“是呀,那怎么办呢?”她认真地想了想说:“我给你画一幅画吧,彩色的那种,怎么样?”后来,她真的用红蓝铅笔画了一幅画给我,画作名字就叫《本命年》。她说:“姑姑,今年是你的本命年,这幅画里有一座小房子,房子里有两只棒棒糖,房子的右边是葡萄树、苹果树和橙子树,房子的左边是花朵和栅栏,下边还有我送你的小爱心。”

早就有朋友说:“你这样一个简单的人,却从事着一个复杂的职业,很容易受伤。”我一直不信,一直觉得,简单有什么不好,如同一泓清水,别人一眼就可以看透,谁也不需要提防我,不是很好吗?可是,事实真的不是那样。终于还是被恶意中伤。而且这种背后的人言,你无从辩解和说明。知晓的那晚,一个人躲在房间里流泪,觉得自己所坚信的许多道理,在这般齷齪的现实面前,显得那般无力。困惑不堪中和一个朋友说起,他说:“相处久了的人,都会了解你的清高。这样的传言,你又何必在意?”那样笃定的信任,让我又一次几乎落泪。但还是没说什么,连谢谢也没有说。只是那几日子忙碌中偶尔停顿,会想起朋友说的话,觉得有阳光缓缓照进窗棂。

周末的时候,看了电影《无双》,然后一个人在夜色里慢慢地走。悠闲时光仿佛一个干净的屏风,把许多事隔在思维之外,久违的轻松感觉。想一想,其实每个人大多时间都活在自己的角色里,而从政这个角色,有着极为明晰的固定期限,只有某一天谢幕了,你才会知道,哪个才是真正的自己,身边有多少人,其实只是演员。在入世状态里想明白出世的事,才会真的洒脱。洒脱了,也就自在了。

把时光雕刻成一朵白色的花,绣在花色淡淡的裙裾上面。那朵花就那样简简单单地开放,不需要任何诠释,她带给这尘世的美,已是全部意义。



金堤

回家过年 (摄影) 苗青

改革开放四十年赋

□施展

长虹毕现兮红旗展,春风浩光光。潮头勇立兮天幕启,大浪卷万方。四十载斗转星移,天地色改;四十载桑田沧海,鉴往知来。忆昔年神州春雷起,东土沃霖润;曾记否华夏煦风卷,南庭云木曼。

岗村手印红胜血,敢先天下心意决。户口包田,万民奋勉;人人齐心,敢换新天。还看今朝,乡村振兴;民殷国福,江山锦绣。

特区建,蓝图展;革弊事,绘华章。对外开放,世界之窗;深圳速度,震撼万方。启行创业,难更仆数;经济腾飞,殊伟寰球。民心聚,通力向;造奇迹,再启航。“双百”云程,小康新标;城乡焕彩,实干迥超。改革深化,质信汇焦;整肃纲常,筑梦鹏霄。

神舟凌空兮扶摇展翼,航母蹈波兮巨龙临级。高铁开通途,一路千山皆着锦;

量子传奇道,四海五湖遍传音。墨子乘风兮碧霄下观。蛟龙探海兮扬浪鼓帆。隆平寄梦乘凉,喜看海种千重稻;开甲耕耘不辍,伏枥国核万年青。

巍巍大国,浩浩凯歌;猎猎军旗,赫赫雄魄。立身先立本,强国必强军。砥砺卅年,金瓯盛昌;军容英武,心怀家邦。云涛之上,战机卫守国疆;大漠阅兵,尽显陆兵豪壮。千里戍营,反恐尽击贼寇;

坠子书艺人张玉桥

□张忠臣

张玉桥,濮阳八公桥镇后高寨村人,河南坠子书民间艺人,生于1951年,故于2016年,终年65岁。

我与玉桥是同时代人,后因结亲成为连襟,兄弟相称,常有来往,对他和他的家庭有所了解。而听他说唱坠子书则是后来的事儿,知之不多,但印象颇深。

前几天翻箱倒柜,竟然找出32年前我为玉桥录制的坠子书录音带。睹物思人,物是人非,不禁让人伤感,感叹岁月无情,人事匆忙。

我把录音带找人转换成数字音频mp3,通过微信发给家人和朋友圈的亲朋好友。听到那圆润熟悉的唱腔,老人大多记忆犹新,年轻人虽然不曾相识,但家乡人听家乡戏,都说味正,好听。

河南坠子为民间说唱艺术,一弦一板一唱,简单的艺术形式,低廉的欣赏成本,早些年在河南农村广泛流传。因为那时农村剧团落后,大家普遍生活困难,承受不起大剧团演出,农村精神文化生活单一,坠子书是那个时代广大农村人喜闻乐见、百听不厌的本

土文化。小时候,我就是从坠子书中了解了杨家将、岳家军、大唐英雄传、七侠五义等侠义故事的,也是伴随着坠子书这一草根艺术成长起来的。

玉桥何时学艺,师承何人,已不得而知。只知道他从小家境贫寒,没上过几天学,个头不高,身体单薄,干农活儿没啥力气。可能是为日后养家糊口,他父母才让他走上说唱之路的吧。

客观一点说,玉桥身材矮小,其貌不扬,而他说的唱书则清亮圆润,饶有味道。戏与相貌判若两人,也算是上天对他的一大眷顾。

玉桥家庭条件不好,同许多坠子书艺人一样,为了填饱肚子,忙时耕种,闲时与人搭班,走街串巷靠说唱坠子书贴补家用。那时的民间艺人没啥地位,没有舞台,没有应有的尊严,更没有像现在在明星大把挣钱的机遇,仅仅是养家糊口而已。

玉桥出道较早,20来岁就开始登场说书。因为身体原因,退场也早,不到50岁就封板(坠子书艺人手中最主要的道具——简

板)了。此后,他养病在家,生活一直过得紧巴巴的。

以前,老民间艺人大多学的是旧戏。“文革”时期,旧戏不能唱了,得唱新戏。玉桥没有文化,大字识不了几个,这下可把他难为得不轻。为了生计,没办法,他硬着头皮也得学。后来,他对我说,他有个侄子找到一部长篇小说《林海雪原》,当时盛行的八个样板戏之一《智取威虎山》就是这部小说中的选段,唱它准没错。白天他让人给他读书,读一部分,他试着把故事记下来,再试着改成坠子唱词来唱。可以想象,当年他自学新戏的不易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一开始,他从听、学、改再到唱出来比较慢,后来才熟能生巧,基本上是白天听人读书,晚上现学现卖。就这样,一部《林海雪原》,他给乡亲们唱了整整一个冬天。乡亲们说,那是玉桥版的《林海雪原》。

因为年代原因,玉桥留下的个人坠子书作品不多,大部头的几乎没有,为数不多的作品只有《殷三姐栓子》《小老鼠告状》《关公挑袍》《杨七郎打擂》《傻瓜串亲》等几个小段,还是那年我从部队回家探亲时用盒式录